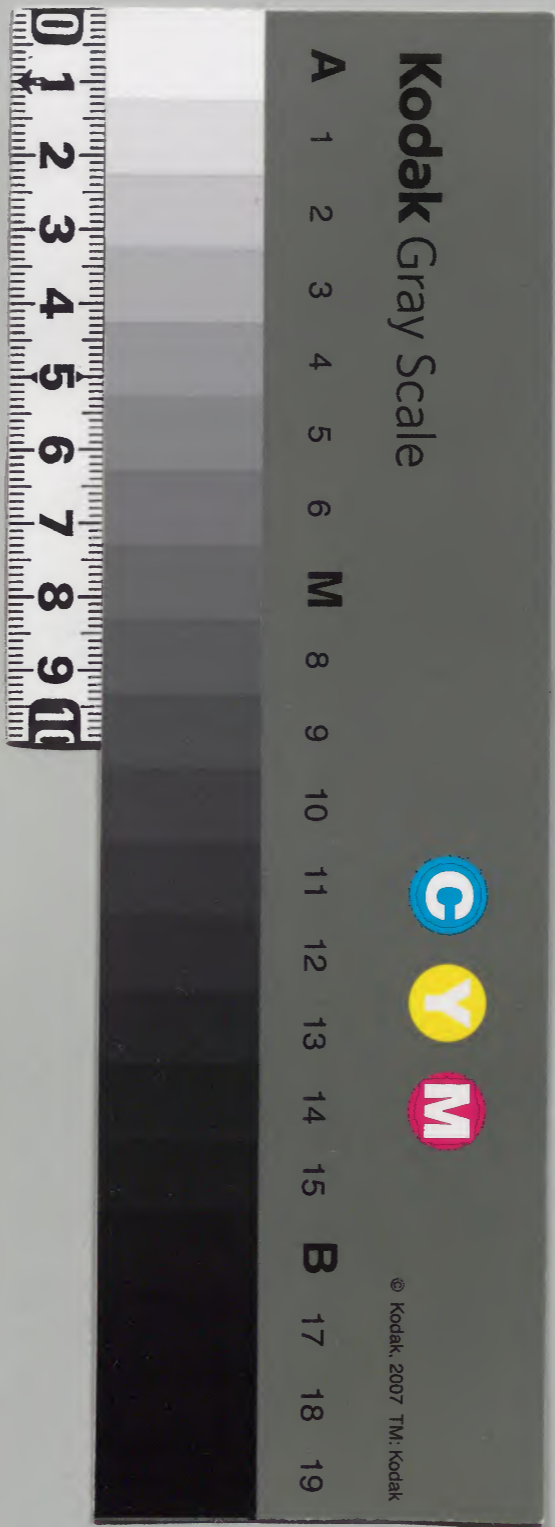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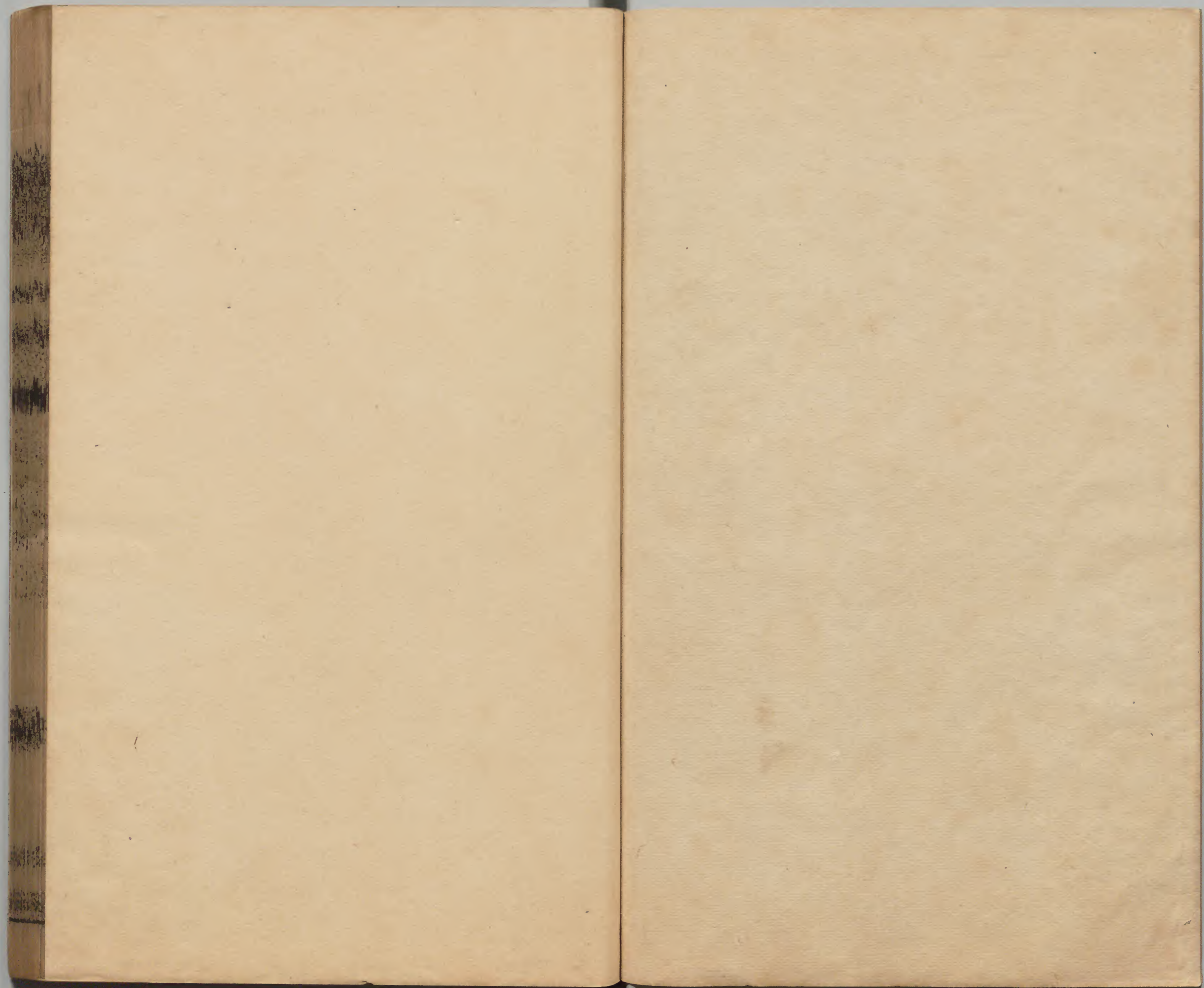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綱目

二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 99 )	
函號	別	6 1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甲午宋理宗端平元年  
盡戊午宋理宗寶祐六年 凡二十五年

午 **端平** 元年 ○ 天興二年 春正月金主守緒傳

金之亡亡  
于孟珙之  
手差足為  
靖康吐氣

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  
及其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歿之承麟為亂兵  
所殺金亡。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所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畧萬

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卽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振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西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卽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歿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參

義不受辱  
大勝徽欽

金以胡虜  
入中原屠  
戮生民亡

何足惜特  
有從義之  
臣士可取  
耳

稍舒五國  
城之恨

哀季敗亡  
之國多坐  
此病

政字木魯小婁室。兀林答胡土。摠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群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宣謚曰哀。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玉。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

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于亡。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彊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缺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發明**

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君子譏之。蓋蒙古強而宋室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

綱目大書  
何嘗有致  
字抄寫便  
熟不問文  
義更可笑

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守緒書及其尚書右丞忽斜虎皆書死之。所以深褒亟予。為萬世臣子死節者之勸也。書金亡所以見金之自亡。而非珙輩所能滅之也。此皆書法之深意也。雖然國君死社稷在義之當然。守緒東奔西走。圖存於亡。志不可為。同歿社稷。可哀也矣。回視偷生苟免。服為臣虜。如漢之劉禪。晉之懷愍。宋之徽欽。豈不有愧於守緒哉。嗚呼。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廣義**

抑觀金之亡也。其所亡之跡。不異於沙虎棄城遁。與夫鄭損奔關。逃歸。此即童貫自太原逃歸也。蒙古分兵取金。河北河

東諸郡。此即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也。速不臺之圍汴京。其與幹離不之圍京師也。無異。移刺蒲阿帥師戰敗而逃。其與姚平仲襲金營不克而遁也。不殊。昔也。康王為質于金。以請平。今也。曹王為質于蒙古。亦請平。昔也。幹離不引兵北去而赦。今則速不臺退師河洛而亦赦。宰相以紙鳶紙燈而退敵。其郭京六甲之妖術歟。申福殺蒙古行人唐慶等。其平州人殺金虜之使歟。宋括民田。金亦括民粟。宋之郭藥師以城降于金。金之武仙亦以城降蒙古。徽宗奔亳州。而幹離不遂圍汴。金主奔河北。而速不臺亦圍汴焉。若夫崔立作亂。殺叅政而幽親王。官奴作亂。殺左丞而幽其主。宋

實無之、至於蒙古以其后妃族屬北還、其事尤甚於徽欽被虜之日、金主如蔡州艱苦萬狀、其情尤切於徽宗幸亳之時、不惟是耳、若其伏節死義之臣、在金則惟陳和尚強伸完顏賽不三人而已、其在宋也、則有種師中王稟方笈韓揆張克戩等三十人、劉塢等十三人、又有劉韜李若水宣贊舍人吳革及欽宗渡白溝而有張叔夜焉。嗟夫板蕩之秋、其疾風勁草、金何若是之寡、而宋何若是之多邪、蓋宋之養士、豈若金虜之待士哉、報施之道、自不能無差除耳、若其間傷禮而敗義、亂倫而絕理者、則夷狄豈可與中國同日語哉、觀此則知天網之密、斷斷乎不可逃也、後之欲肆兇惡而奪人家國者、盍以亡金為鑒、

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為河南

道總管史嵩之使孟珙等分屯京西

嵩之使孟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金抹撚兀典以息州來歸、蒙古追殺之

兀典行省于息州、與諸將帥日以歌酒為樂、軍士淫縱、及蔡州破、乃與孛術魯中樓室夾

谷九住等送款請降，為金主發喪設祭，上諡曰昭宗。州民因奉元典為丞相，中婁室為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櫓。蒙古望見火起，追及于羅山，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廣義**

蒙古豺狼虎豹之心也，且元典以息人以物餽人，彼自餽耳，豈可以其不我餽而奪之耶？孟子所謂禦人於國門之外，可乎不可乎？書曰：追殺之者，所以著其強暴而目中無宋也。宋烏可以仁義待之而不慮哉。

二月蒙古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三月以

死一彌遠  
進一似道  
宋直與權  
奸相為終  
始果天意  
耶

**賈貴妃弟似道為籍田令**

似道涉之子，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發明**

貴妃之弟，至微也。籍田之令，至卑也。何以書？志禍始也。似道賈涉之子，少為游博，不事操行，然其誤國之兆已蓋萌於此矣。理宗苟能明此，則必謹之於微，如



始之繫于金柅，勿使浸盛。夫何以貴妃之故，溺愛不明，漸進用事，他年貽害，病國妨賢。故易又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豈可不謹於微而使之浸盛乎？宋之亡天下，其源蓋出於此。故謹志之。然不曰以賈似道為籍田令，而必曰以賈貴妃弟似道為籍田令，則其發身非正，任用非人之意可見矣。特書于冊，深貶之也。

**廣義**

觀分注所載，則知理宗知似道之無賴有素矣。知而用之，則是理宗甘心於用小人也。南宋之亡，豈無自哉。

### 詔太常簿朱揚祖詣河南省謁八陵

史嵩之露布至，詔遣朱揚祖林拓往省謁八陵，尋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

### 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四月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其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邪？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歿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

金以殘敝之餘斃于蒙古，宋特藉蒙古以成功耳。獻俘報復亦不為過。以此自滿則航海之禍始矣。

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隣國方彊亦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發明**

金人之禍上至社稷下至山陵中至君父誠萬世必報之讐也宋雖藉夷狄以克成功則祖宗之耻亦畧少洩矣蓋祖宗陵寢隔絕百年今得視謁祖宗讐耻含蓄數世今得獻俘此皆臣子之至快中國之大伸耳蒙古雖云夷狄非宋世讐苟

能謹飭邊備申固夙盟則國可常保宋未遽亡惜其甫滅殘金志益張大自入洛之師既舉而兵革之禍無休矣豈不深可哀哉特書于册蓋予之也

**廣義**

嗚呼自常情觀之則孟珙之功誠偉也使其非假蒙古之強而欲成其志殆恐其難矣紹興間設無秦檜之誤則岳武穆不必以弱假強而能獨收其功也必矣武穆之功一收則天地泰德業成賢人出普天之下莫非宋土率土之濱莫非宋臣而高宗中興之業雖周之宣王漢之光武不能過也而武穆之豐功盛烈曾何忝於古之方叔召虎鄧寇諸賢哉蒙古雖云崛起不過元昊之徒耳何足憂乎臣閱史至

此因喜孟珙之復讐而恨武穆之不遂故併及之

五月賜黃榦李燔李道傳等謚錄其子

詔榦燔道傳及陳宓樓昉徐瑄胡夢昱等阨于權奸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錄用其子

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六月以曾從龍參

知政事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鄭性之簽書院事

○詔復故濟王竑官爵

太常少卿徐僑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發明**

前書追貶竑為巴陵郡公此不書何不予其追貶也濟王見忌彌遠死於無辜其抱恨泉壤久矣帝能追復其官爵亦可謂過而能改者焉前書賜黃榦等謚此書復濟王官爵皆所以予其能悔也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全子才會兵趨

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

三京容易復乎二趙不揆時勢輕開募端宋祚所以日促

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富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果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

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爲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旣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邪？伯淵曰：殺汝何傷？卽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鬪，欲前解之，隨爲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

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厥掛闕前槐樹上

**發明**

請復三京何以無貶詞三京宋之故地也書故將何子義也崔立背君降虜其罪已甚故直書誅以正其罪崔立悖逆未幾身且不保然則偷生苟免者果何益乎雖然三京淪於夷狄固為臣子之耻恢復故疆乃其分也然必度其事勢吾之兵甲精歟倉廩盈歟人才足歟府庫充歟然後舉事猶慮弗及况蒙古以方張不制之虜新與訂盟豈宜遽叛則是中國先失信於夷狄而曲在宋矣又安能不致醜虜

之雲擾哉他日下詔罪已方悔前愆嗚呼晚矣故直書以著其自取之失也

**廣義**

二趙自揚州之捷其志驕矣獨不思蒙古乃方張之勍敵其用兵又非李全之比况乎軍用不足豈可以頻年出師乎理宗過聽其計而貽他日莫大之禍尚誰咎哉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抑亦似宋之君臣乎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于汴秋七月葵將楊誼等

入洛陽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

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七月，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二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眾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八月朱揚祖還自河南

揚祖朝陵，行至襄陽，會諜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

無孟珙則省謁之禮終廢矣滅金謁陵珙功第一

淮間刻日進師，眾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遡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珙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揚祖以入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

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麩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

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涼繖者衆方駭異而  
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諒倉卒無備師遂  
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諒僅以身免  
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曰楊諒一軍已爲蒙  
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  
洛之師皆奪氣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  
立寨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  
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  
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  
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  
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歿遂皆引師  
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葵子才  
輕遣偏師趙楷劉子澄叅贊失計師退無律  
致後陣覆敗詔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營

田邊備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  
備餘貶秩有差鄭清之力辭解政不許喬行  
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  
但當益脩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發明**

嗚呼趙葵子才輕佻無謀之心著矣  
前之請復三京者乃葵之兄弟既曰

有志恢復亦當恪持乃心既入大梁不能  
固守蒙古甫至心喪膽落未聞與之一戰  
而乃接踵逃奔其罪可勝誅乎故書兵潰  
者所以明其自潰云爾他日兵連禍結喪  
師失地誰實尸之綱目書棄汴而  
歸者所以正其偷生苟免之罪也

**廣義**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此劉將軍所以  
起人之駭也今趙葵未見蒙古之師

而主收復三京之議、目中可謂無人、而中原不足定矣、何其勇邪、及其一遇蒙古之師、未嘗接戰、遽爾倉惶逃歸、何其懦邪、其與劉將軍不亦異乎、此特子陽之見耳、理宗過聽、而貽異日匡山之禍、罪將焉歸、書曰、靜言庸違、趙葵是也、識者於葵乎、何誅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九月以趙范代之、○召

進

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

恢復之計  
必須參酌  
天人妙識

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廣義** 德秀了翁大儒也、綱目特書曰、召者、所以著理宗用賢之美也、

冬十月陳貴諗卒、○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發明** 人主不忘講習、是其盛心、大學衍義、乃德秀所撰、無非發明格致誠正之

功、修齊治平之業、誠有國者之所當講也、理宗於萬幾之暇、特詔德秀進講、是編自非留心於聖學者、曷克以臻此哉、其與玩物喪志者異矣、特書于冊、深予之也、



○十二月蒙古使王楫來

蒙古使王楫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廣義**

抑考紹定四年七月沔州統制張宣殺蒙古行人速不罕而蒙古即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分觀此則知其噬宋之心萌于胷中久矣譬則投種于地待時而發夫何理宗二趙不此之察回轅未絕即欲收復三京果何策哉况乎殘金之滅蒙古之力也宋亦何能今也宋之君臣不能反已惟欲勝人適足以招蒙古敗盟之責耳若然則直在蒙古而曲在宋也明矣致寇之至尚誰尤哉

乙未二年春正月以程芾為蒙古通好使

**發明**

桓二年書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君子譏其遠與戎盟至者危之也蓋所貴乎中國者以其嚴內外別尊卑辨上下明等夷可也宋既藉蒙古以滅金復動三軍以啓釁然則既有啓釁之謀必有禦侮之策夫何不能自強而復通好以中國天子而通好於夷狄豈不深可醜乎直書通好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詔孟珙屯黃州

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人分屯灤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宋理宗端平二年 續編

言恢復則  
主守言和  
虜則主戰  
與琪謀國  
又何敗辱  
之慮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詔以琪為襄陽都統制琪赴樞密院稟議因  
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  
緒昭著琪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  
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授主管侍衛馬軍  
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琪對  
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  
議琪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  
資甚厚琪至黃增陴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  
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以居之厚加賑  
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二砦  
以居諸軍

### 二月蒙古城和林

和林本唐回鶻毘伽可汗故城蒙古以  
為會同之所至是城之周圍五里許

### 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簽書樞密院

### 事夏五月德秀卒

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  
帝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逾旬  
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德秀立朝不  
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  
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  
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  
都城人時驚傳潁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  
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

德秀紹述  
絕學之功  
大矣

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  
既衰矣然自韓侂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  
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  
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  
正學遂明于後世  
德秀之力為多

六月以鄭清之喬行簡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曾從龍知樞密院事鄭性之同知院事陳卓簽

書院事○葛洪免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

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  
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與之肩

與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  
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  
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  
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  
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  
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存者次也用人之道  
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  
力與之控辭至十三疏不許

蒙古主使其子闊端等分道入寇

蒙古主命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解及  
張柔等侵漢口溫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又  
命姪蒙哥征西域唐古魯火赤伐高麗蒙古  
人每甲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戶

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

**發明**

蒙古夷狄曷為書主以其漸染華風舍種毳而襲冠帶據中土而稱帝玉

故不得已而以僭國例處之入者外之之詞寇者賊之之詞所以正華夷之分嚴內外之防也嗚呼宋弗自強構怨夷狄而使左衽之徒戕害衣冠之族江淮川陝日事兵爭失地喪師宋室益弱然則趙葵等首謀啓釁者可勝誅哉綱目書此所以志其召禍之始云

秋七月蒙古將口温不花寇唐州金子才等棄

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閘而還

**發明**

走者匹夫之事賤之也子才身為大將親帥雄兵又非力不能及之比而

乃效匹夫之行棄師而走不亦賤乎故書棄師走所以著其苟免之罪也趙范帥師拒虜敗于上閘則其正大之氣為可想見意全趙之勇怯分矣綱目之予奪公矣其旨嚴矣

○冬十月金鞏昌總帥汪世顯降蒙古

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一日謂其眾曰宗祀已失吾何愛一死千萬人之命懸

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祿、歿其分也、餘者何罪、與其自經于溝瀆、姑狗一時之節、孰若屈已、紆斯人之禍、會蒙古闊端入蜀、次于鞏昌、城下、世顯率耆老持牛羊酒幣迎謁、闊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女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闊端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闊端資其糧械

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

京湖軍馬

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笈詔書、如張浚故事、陞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

**發明**

嗟夫、理宗得賢如此、可謂幸矣、使無讒阻、而得以置諸左右、則高宗傳說之事、可望矣、夫何君臣方遇、而媚疾即生、而使賢者席不暇煖、豈天不欲祚宋歟、

曾從龍卒以余嶸同簽書樞密院事○蒙古闊端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進圍青野原利州統

### 制曹友聞將兵救却之

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闕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李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

蒙古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眾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歿，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發明**

具官而書殺，所以明稼不失所守也。沔州無備而高稼被殺，可謂非忠乎。救者未有不善之也，當時蜀將非一，而未聞有救援之師，獨友聞親帥六軍與之決戰，遂救却之，則其攘狄之功，急君之念，誠矣。直書于冊，豈過予乎。

安南入貢

丙申三年春正月蒙古將忒木解寇江陵

李復明死

統制李復明死之

二月蒙古初行交鈔

從耶律楚材之請也。以萬錠為額。

召魏了翁還簽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

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

翁固辭求去。

**廣義**

既補出外。又召之還。如呼小兒。然豈當時待賢之禮邪。了翁固辭不拜。不亦當乎。易曰。高尚其志。了翁有焉。

以陳韓為松江制置使。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

韓兼知建康府。嵩之兼知廬州。

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蒙古。

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

襄陽為西陲要地兵精糧足不能守而委之蒙古宋自是無可扼之險矣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因勢劫掠襄陽為之一空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削趙范三官仍舊職任

**發明**

甚矣宋之諸臣誠可謂昧於去就之機矣所貴乎人者以其明綱常正倫理辨忠邪之分明逆順之勢此其所以異於禽獸者也苟棄綱常而不顧輕倫理而不恤忠邪之分不能明順逆之勢不能決抑何禽獸之足擬乎王旻等皆衣冠宿將

戍守襄陽不能為君死守而乃乘時為亂以中土而啖夷狄背文明而入禽獸然則其惡不亦甚乎故書作亂所以著其叛逆之罪

**廣義**

嗚呼開邊者趙范也養亂者亦趙范也亡宋禍蒙趙實揭之是則雖殺百全其何以贖莫大之罪范也何可勝誅

### 夏四月魏了翁罷

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



才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 下詔罪已

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泳以監察御史王萬忠。仇有大志。精於邊防。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為條具沿邊事宜。泳從其言。草詔上進。其畧有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是皆朕

有了翁不用而下詔罪已。抵具文耳。何益。

辭極其痛切。

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 發明

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此中人以於已成之後。而在於未成之前。夫有終身之憂。然後可免一朝之患。故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理宗信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三京未復。禍患先成。邊境不寧。師徒撓敗。下詔罪已。其及救乎。是謂不能料事于未成之前。而乃料事於已成之後。此中人以下之通患耳。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致謹於微哉。特書于冊。蓋譏之也。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宋理宗端平三年 續編

**廣義** 晉秦穆公輕用杞子之言，卒致三帥見囚於晉，襄而有悔過之辭。聖人錄

之於書，然穆公悔過而秦後以昌，理宗悔過而宋葉以微，何也？蓋悔過之心無異，而敵國之勢不同也。彼秦之與晉，地醜德齊者也；宋之與元，眾寡不敵者也。况戎狄貪婪，又非晉襄之比，故穆公之師雖喪而後則無虞，理宗之勢一失而後憂方大。秦宋豈可以槩言哉？後世之君欲信輕佻之徒以開邊，理宗紀不可不讀。

### 蒙古陷隨郢州荆門軍○蒙古初括中原民戶

### 定賦稅

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群臣共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以為不可。眾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邪？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恆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宋理宗端平三年 續編

輕徭薄賦  
楚材特為  
胡元培立  
國之本

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  
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  
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  
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  
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為重矣。

**發明**

嗚呼中原乃華夏之故土、宋室之舊  
物、高宗不競、陷沒金虜、金亡入於蒙  
古、此誠中國之大紐也、今而以衣冠之民  
圍左衽之城、以之而括民戶、以之而定賦  
稅、禽獸逼人、冠履倒置、豈不深可  
哀哉、綱目書此、蓋亦不得已焉爾。

### 五月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

葵兼知揚州、墾田  
治兵、邊備以飭。

### 秋七月陳卓罷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簽

### 書樞密院事○八月趙范有罪免

論失襄陽  
之罪也。

**發明**

襄陽乃宋室之根本、江南之藩屏、誠  
宜守而不宜失也、范輕佻速禍、以失  
要地、則根本搖而藩屏撤矣、幾何而不喪  
師、蹙國哉、功懋必賞、罪重則罰、此又為國  
之正辟也、特書有罪免、則  
其徇名責寶之意深矣。

### 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

初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闕端南侵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忒木解欲阮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十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面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各益大著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

**廣義**

姚樞金之臣也趙復民也復尚力求死所樞乃一意從之則二人之優劣

蓋可知矣

### 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

**發明**

明堂之祭不爲小矣大雨震電不爲常矣大抵陰陽和則風雨時自然災

異不生禍亂不作今既大雨則是陰氣縱震電則是陽失節既縱而又失節則其變豈不甚可畏哉清之行簡皆位首相陰陽不和莫能逃責故特以可免例書之雖然與其歸罪於人曷若自責於己是時賢否雜進夷狄交侵國事斷可識耳理宗何故

責人則明而恕  
已則昏也耶

○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廣義**

與之識見不凡矣去年六月以參知政事召控疏力辭今年九月復以右丞相召復辭不至嗚呼位莫重於是官也與之豈惡彼而逃之哉蓋以知時事之不可為故耳况乎年壽既高胡人方熾又非筋力衰憊者之可辨也未幾奉祠不三年而卒則所見豈常情之可及哉噫與之清風高節溢于簡冊可慕也已

○曹友聞與蒙古戰于陽平關敗績歿之蒙古

闊端遂入成都

曹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譙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入都魯及達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友

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傍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溇深沒足空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闊端次于成都四蜀所存唯

曾友聞兄弟死節

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而已

**發明** 友聞可謂節義之表表者矣兄弟一門同死王事略無一毫沮撓之意則義聲克滿於天地之間矣如斯人者世豈多見也哉直書歿之予全節也

冬十月蒙古陷文州知州事劉銳等歿之

闊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彛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誥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彛被執鬻殺之軍民同死

銳一門死節感及軍民數萬其矣忠義之入人深也

近金編目 卷二十一  
萬者數

**發明** 銳等之守文州、乘城固守、晝夜搏戰、援兵不至、踰月而陷、豈非忠乎、故皆以全節予之、雖然自蒙古寇蜀、攻陷城邑、當時帥臣未有能修合從之職、相為救援者、徒使忠臣義士、獨守孤城、坐以待斃、豈不深可哀哉、時宋區區江左、幾何土地、而恣虜人之攻取、不急救援之乎、然則其武備疎略、亦可見矣。

封陳日昷為安南王○十一月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趙

### 葵陳韓分道拒之

口溫不花入淮西、蘄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溫不花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韓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 孟珙引兵敗蒙古忒木解于江陵

忒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寇真州知州事丘岳敗之。

蒙古攻真州，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卻，岳曰：敵兵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眾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發明**

蒙古入寇，喪師失地，獨孟珙敗之于江陵，丘岳敗之于真州，則二人之功為何如哉？書以予之宜也。

復成都

丁酉

**嘉熙**

元年春正月以李稟同知樞密院事宜

撫四川○二月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

簽書院事李宗勉同簽書院事○李鳴復罷○

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發明**

治鑑目錄司馬公晚筆也，其書太簡，不足以備歷代顛末，舉要補遺，胡文定續書也。其事固備，不足以示後來鑒戒。然則成先正未成之志，發遺書未發之蘊。此朱子綱目之作，其有益於治道也不少。誠為人君之當講也。理宗能詔經筵進講。



綱目是蓋能知先務而不惑他岐者矣直書于冊深予之也

○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

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制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

贈少師諡文靖

蒙古擊欽察諸部降之

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慙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衽金革勇猛剛烈青目赤髮蒙哥帥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酋長八赤蠻又進兵圍幹羅思蔑怯思城皆降之

夏五月臨安大火

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廬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寃進士潘枋對策亦以為言并及史彌遠侍御史蔣峴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邁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并斥枋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臣無敢復言濟

王寃 矣

**發明**

寧宗之時四書臨安大火然當時政事舛錯夷狄交侵故天變所以形之也。是時夷狄啓猾夏之謀朝政有不修之失天變之來莫切於此。有上書訴濟王之寃者而蔣峴鄙夫以為火災天數無預故王噫君可欺天不可欺天可欺人不可欺臨安之境無故大火而乃以天數歸之則其逢君之惡何甚哉綱目書之得無意乎

六月鄒應龍罷○秋八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

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蒙古拔儒士于諸路

儒業興而胡元之勢日盛楚材之造於元者大矣

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拔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揚與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歿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略備民稍蘇息。

冬十月蒙古寇安豐知軍事杜杲力戰禦之蒙

古引還

蒙古口溫不花攻黃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炮焚樓櫓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牌杈木，拔都魯者皆死囚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爲二十七垣，杲分兵扼垣。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垣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粥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起擢軍職。

### 十二月朔日食

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躔斗，食將旣。

戊戌 二年春正月以余天錫同簽書樞密院事○

二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

### 置司鄂州

尋兼督視淮南西路光蘄黃夔施州。

夏四月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簽書院

### 事李宗勉參知政事

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

六月李皇卒○秋七月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蒙古圍廬州杜杲敗走之。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卡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垣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垣下煉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垣上眾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杜杲城守之功一著於安豐再著于廬

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冬十月珙復郢州荆門軍。

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

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師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

學

宋以道學之名推陪名儒蒙古以道學之教啓通河朔此一興一亡之大關鍵也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發明**

建書院乃中國禮義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禮義之事則是用夏變夷

而滌其舊染之污者也豈非綱目之所深予乎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不以夷狄之故而遂沒其善耳

**廣義**

嗚呼道學之有益于人國也豈小補哉蓋人有華夷之辨道無華夷之分

中國用之則中國尊而外夷不能為之侮夷狄用之則夷狄強而中國不能為之固中國失此必變於夷夷狄得此必變於夏是知道學者國家之根本生民之命脉宋

自安石之後迭相攻擊不少假借至於理宗之世方得舒伸蓋以斬伐于前而不甚滋蔓矣相彼蒙古果何人斯而能尊重吾道于干戈擾攘之秋耶蓋亦深契吾道之有裨于家國故也吁元之興也宋之亡也豈無自哉君子不以國之醜惡而沒其善可也孔子曰有教無類豈徒言哉

己亥三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宋理宗嘉熙元年 續編

近金錄卷二十一  
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為賢。

以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侶簽書樞密院事○三

月孟珙復襄陽。

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

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發明**

語曰：君子可大受而不可以小知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以小知也。蓋君

子以小知而不以大受，則是任非其才，不幾乎有仇覽棲鸞之議。小人以大受而不以小知，則亦任非其才，不幾乎有臧文竊位之譏。要在人君知人善任可也。珙自去冬為京湖制置使，十月書復郢州荆門軍，三月書復樊城襄陽府，施為措置迥出人表。則是上不負其君之託，下不負其已之才矣。君子人歟？君子人也。直書于冊以深予之。

秋八月以游侶參知政事許應龍簽書樞密院

事林略同簽書院事○蒙古軍復破成都而去

丁黼力戰而死

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入詐豎宋將旗黼以為潰卒以旗傍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兵散力戰而死蒙古遂取漢邛簡眉閬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黼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

冬十月許應龍林略罷十一月以范鍾簽書樞

密院事○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

卒

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

**發明**

與之有學有守屹然有大臣風史稱其與唐之張九齡齊名異代誠宋之純臣也卒而具官所以深予之耳

孟珙遣兵禦蒙古于蜀口遂復夔州

孟珙諜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于歸州大砦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

以陳垣爲國子司業

垣史彌遠之甥也紹定中爲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

遂為千古至論

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爲好名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歷官吏部侍郎至是授司業諸生相慶以爲得師

蒙古以奧都刺合蠻提領諸路課稅

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田畝與都刺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鬪搏邪楚材力不能奪乃太



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庚 四年春正月彗見營室○臨安大饑

饑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盜於隱處掠賣人以微利日未晡路無行人

**發明**

彗者逆戾之氣所成兵之象也襄二

十四年經書大饑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倉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今有彗

孛之災而又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能備矣故書之以為戒彗見營室則天之變形臨安大饑則民之災甚當時賑業之不能備修德之不誠亦可見矣然而下書蒙古張柔入寇則又變不虛生之徵也人君知此可不反身修德以應非常之變也哉

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二月以孟珙為四川

宣撫使珙遂大興屯田

珙條具上疏事宣會謀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

大火大飢種種叠見于策天厭宋矣

孟珙以足食安民為戰守根本

安插流寓之士使不為敵用此絕妙机權

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為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梯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又創南陽竹林兩書署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院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廣義**

孟珙屯田之舉，雖趙克國諸葛孔明何以過之。書曰：大興屯田，予之也。

夏四月召史嵩之還。○以杜杲為沿江制置使

知建康府

蒙古復使王檝來

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于蒙古。

**發明**

蒙古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王檝，進之也。王檝兩稱名，美檝也。曰來嘉服義也。檝凡五至，皆欲通兩國之好，息天下之兵，其意善矣。夷狄而能求通於中

國此綱目之所予者故稱名曰來以予之如春秋書楚屈完來盟同意

秋九月喬行簡罷

行簡告老乃以少師為醴泉觀使尋卒

冬閏十二月李宗勉卒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徐

榮叟簽書院事范鍾參知政事○蒙古嚴實卒

子忠 濟嗣

辛丑 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

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

祀

安石久玷學宮至今日始黜去正其為萬世罪人千古快心之舉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南伯載郿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

**發明**

龜鑑曰、尊祀黃者、周家所以師賢、分祀聖哲、唐家所以崇道、此則耆德之儒、名教所師、有不可以不重也、蓋五賢當世之大儒、禮宜從祀、安石當時之小人、法宜逆黜、理宗一尊之、一黜之、然後人心正、天理明、而邪說淫詞、不能加喙於其間矣、儒學重則吾道亦重、儒學輕則吾道亦輕、宋褒先儒、其審諸此歟、好善惡惡、天下至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倚而不能自克也、今善者好之、惡者惡之、則是得好惡之正、理宗豈非發祖宗未發之典也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

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夫人固不可以勝天、然而能勝之

者、以天之未定耳、迨夫天之一定、則人之紛紜舛錯者、必將勢解力散、退伏之不暇、何勝云乎哉、晉王氏以妾婦之道、蠱神宗而神宗恬不知省、由是得以鼓其邪說、以聳聳一世、其間道德君子、鋤治簸揚之殆盡、故王氏之說、盛行於當時、間有廉耻弗顧、急於進取者、悉從其說、以饜富貴、均以聖人目之、何其盛哉、此人衆或可以勝天也、今焉理宗信道篤、而見理明、觀其詔辭、何其專且敬耶、於是尊崇羣賢、追封高爵、陪祀聖人、顯榮萬世、尊正道、辟邪說、如集冠裳、軒冕於青天白日之下、抑何其盛邪、此天定所以能勝人也、嗚呼、人能勝天、不過勝於一時、天能勝人、實能勝於萬世、理

宗能以天勝乎人如此則其賢於有宋歷世之君也多矣

三月趙以夫罷○秋七月高麗王暎以族子為

質于蒙古

先是蒙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令其王暎親朝當罷兵至是暎以族子為質于蒙古

主德

八月求遺書

發明

求遺書帝王之美事也理宗能行乎此則亦庶幾知務本之學焉故通鑑

不書而綱目特書之所以不沒其善也若理宗者亦可謂中興有道之令主矣

○冬十月蒙古以牙刺瓦赤行省事于燕京

主管漢民公事以姚樞為郎中

十一月蒙古主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

制

窩闊台立十有三年卒年五十六廟號太宗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邪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宋理宗淳祐元年

星

續編

篤脉絕六皇后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為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脉復生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太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鐸胡蘭奧都刺合蠻進酒權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烈門為嗣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失烈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

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

歿之

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隆之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于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歿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歿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破盡為蒙古所屠

**發明**

田世顯以城降虜其惡已甚故直書叛以著不赦之罪陳隆之既執不降

舉家死義迨至檻送漢州俾降王夔觀其大呼之言曰大丈夫歿爾勿降也則君臣之大義曉然於方寸之間矣較諸世顯之徒貪利忘君背國降虜竊榮利於一時受

陳隆之死節

唾罵於萬世者豈可同日語哉故特以全節予之

十二月余天錫卒○蒙古使月里麻思等來至

淮上守將囚之

議和兩字自蒙古操之則何以囚為此邊疆所以生事也  
蒙古使月里麻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毋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發明**

行人所以通兩國之好國之安危繫焉誠不可以沮抑之也今既囚之則是失交隣之道啓兩國之爭其不可也必矣宋囚虜使而致禍亂豈非宋之自取哉故直書囚以譏其失

壬寅二年春正月游侶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

趙葵同知院事別之傑簽書院事

**廣義**

抑考趙葵不度德量力遽爾輕佻強胡以基亡宋之禍罪莫大焉今也理宗不科其棄汴逃歸之罪反以同知院事其昧於事機之大可勝言哉

以徐榮叟參知政事○蒙古復寇蜀孟珙分兵禦之。

蒙古也可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隱于蘇門

蒙古牙刺瓦赤在燕惟事貨賂以樞為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辭職去攜家往輝州

之蘇門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發明**

是時牙刺瓦赤行省燕京惟事賄賂分及姚樞樞以為君子奚可以貨取

一切拒絕蓋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由是辭職而去隱於蘇門誠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矣讀書鳴琴何以踰吾性分之樂哉故書棄官隱于蘇門則其浮雲富貴敝屣功名舉天下勢分之樂一毫無有動於其中者爾故特表而出之

**廣義**

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蓋言君子當慎其所從也然樞以金之亡臣



而仕蒙古則已昧其所從於始矣今則翻然悔悟棄官就隱所謂覺今是而昨非其得九五之嘉遯者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樞其有焉

夏五月趙葵罷○六月徐榮叟罷

中書舍人李韶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於愛爵祿畏公議不勝於畏權勢與嵩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叟言韶議論不阿請留之帝不聽亦罷

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簽書院事杜

範同簽書院事定子尋罷

範抗言時政無隱情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

秋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九月朔日

食○冬十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

**發明**

嗚呼夷狄之禍至是極矣宋室不競而使左衽之徒汚巖華夏憑陵之氣荼毒生民既陷通州則亦已矣而又驅一城生靈陷鋒鏑之下非至不仁者弗克忍為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罪可勝誅乎故綱目直書屠以著其暴

○十二月別之傑罷

癸卯 三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于襄城○

二月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

初玠家貧落鬼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麤人斥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

是有國者  
急著語

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窮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材而任之遂於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為壘綦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廣義**

玠識高量洪其賢於范葵輩多矣為時名將夫何愧哉

三月朔日食。○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乃馬真氏稱制，與都刺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一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夙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蒙古太

兩言千古  
泣國要訣

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邪？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至順初，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謚文正。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網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發明**

蒙古之臣卒而未嘗具官，此獨具官何？錄賢也。是時乃馬真氏稱制，凡事專決，楚材諫既不行，言亦不聽，憤抑而卒。嗚呼！冤哉！故書以憂卒，則其抑鬱不得伸。

之意可見矣

**廣義**

楚材失節之臣也。臣既備論其所由於前矣。綱目於此而書曰以憂卒者。

所以誌其不克令終也。夫既不能善其始。又不能善其終。雖有周公之才美。何足觀。

### 蒙古以汪世顯為秦鞏諸州總帥尋卒

蒙古入蜀。世顯之功為多。至是閣端承制拜世顯便宜總帥。統秦鞏定西金蘭兆會環隴慶陽平涼德順鎮戎原階成岷疊西和二十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為總帥。將兵從入蜀。

###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

播州冉璉及弟璞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闡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璉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開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地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

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發明**

城非春秋所貴然亦有二義焉城於無事之時譏病民也城於有事之時

予設險也釣魚山城而蜀始可守矣故書予之

**廣義**

余玠賢將也觀其求賢之心待賢之禮可謂兩盡矣向無璉璞兄弟之嘉

謀惡能以成厥功哉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玠誠有焉

**甲辰**

四年春正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

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

俱罷

初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

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大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諷諫議大

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三月以金淵簽書樞密院事○夏六月賜禮部

進士留夢炎及第

**發明**

綱目凡書賜及第分注或載其同榜之人或載其所上之策今而分注皆

略而不存，是必同榜之人，皆一時猥鄙而不足紀，所上之策，或一時浮靡而不足錄耳。不然，綱目何以但書留夢炎及第分注，皆削而不書哉？厥後夢炎用事，背國降元，則其素乏風節，已可見於此矣。此綱目書法之深意，學者要當詳察焉。

○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

先是以文德為侍衛副都指揮使，總兩淮軍馬。既而蒙古圍壽春，文德解其圍，遂有是命。未幾，文德又敗蒙古于五河，復其城。

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生

黃愷伯等上書論之不報

先是黃濤、劉應起、徐霖等俱上書論嵩之深姦擅權，帝不聽。而論者益眾。及其父彌忠疾亟，嵩之謂告許之，翌日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憾之，帝不聽。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貨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為

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不去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韶璫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盡削游士之籍

**發明**

天子禮義綱常之主宰相風節教化之司欲正乎遠先正乎近左右不正難以言治是故孟子之告滕君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蓋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嵩之既為相國則非常人之比江南已為小康又非金革之時甫丁父憂卽營起復此烏足以令天下乎由是徐元杰論之於前三學生言之於後帝違眾論而不聽豈理也哉則是理宗知有嵩之而不知有公法也故詳書以譏之



**廣義**

昔周之季尹氏世秉國鈞為政不平將覆宗國故家父作詩以刺之東萊釋之曰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今宋之史氏亦秉鈞三世矣其所任用者非姻婭則險邪然其亂宋之政濁宋之朝傾宋之國其與周之尹氏何以異哉今從其父喪未終而復之無乃長其姦之甚乎嗚呼史氏之心廷臣知之四學生知之路人知之而其溺而不知者獨理宗耳然所謂之知者何知南宋敗亡之禍必梯于史氏也詩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此之謂乎

冬十月以劉漢弼為左司諫

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以漢弼為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

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



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  
嵩之亦自知不為眾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  
乃許之、

### 金淵等有罪免

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李性傳、陳鞞等  
赴闕、於是劉漢弼及右正言鄭家、監察御史  
江萬里、相繼言、簽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  
夫劉晉之、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濮斗  
南、陳一薦、起居舍人韓祚、國子祭酒項容孫  
起居郎葉蕢、主管侍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  
州林光謙等、皆附麗史嵩之為之腹心、盤據  
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淵罷政、予祠、餘各貶

官有  
差、

**發明**

淵等附麗嵩之、盤據要路、願拮氣使、  
靡所不為、公論之不行久矣、蓋欲服  
惡鷲、先翦羽翼、欲去大姦、先黜同類、同類  
不黜、則黃緣為非、大姦雖去、而猶未去也、  
故淵等既削其官、而  
又書有罪、以深貶之、

### 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  
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  
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  
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

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為  
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  
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  
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  
斟酌其利害仍乞早  
定國本以安人心

以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趙葵同

知院事○以孟珙兼知江陵府

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  
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益白  
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修復  
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

邊備

經濟

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  
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  
為匱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  
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乙巳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以李性傳簽書樞密

院事○夏四月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

**發明**

杜範為相僅五閱月而弊政侈俗亦  
為之漸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綱目

前書範為左丞相初無美詞至是範卒書  
官書謚始足以表其賢此屬詞比事之意  
也與唐楊  
綰書法同

○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

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管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歿。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寃，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歿，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

宰相擅權如此宋室

安得不頹唯此夕

筋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輸，州縣匱于應辦，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少，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

**發明** 甚矣小人之中傷善類也。同已者親之，如兄弟；異已者視之，如仇讐。姑即

寧聖兩朝小人觀之，韓侂胄專擅朝政，忌趙汝愚之異已，潛貶衡州，中毒而卒。史嵩之竊弄國鈞，忌徐元杰之異已，雖未潛貶，中毒而卒。甫隔兩朝，如出一轍，蓋由小人

之行、貪位慕祿、乃其素志、好賢疾能、又其本心、一旦從而論之、黜而罷之、則其患失之心、寧能自己、故切齒以怨異己之人、必欲寘之死地、然後可以快其私憤耳、噫、理宗不競、而使左右之正人、為姦臣無故而害、當時羣臣既不能詰、理宗又不能討、而君子死於無辜、小人益肆暴虐、豈不深可惜哉、直書暴卒、其義自見、

秋七月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冬十一月以陳韓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二

月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

事李性傳同知院事性傳尋罷

丙午六年 蒙古定宗 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日食正旦此天下大變也自蒙古擾亂至是十餘年矣天道一變故特以

是戒警之又十餘年而咸淳改元宋祚益弱自是夷狄橫行宋室遂滅孰謂天道無知乎即綱目所書觀之始可以見君子書法之深意矣

○二月范鍾罷

鍾為相雖無赫赫可稱而直清守法與游侶不協力辭而去

夏六月以陳韓參知政事○秋七月蒙古主貴

由立

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乃即位于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九月寧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以賈似道為

京湖制置使

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

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發明**

史稱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故卒而具其官爵以予之蓋京湖宋室之根本江南之要衝誠宜擇人以制置也今乃以落鳧無羈不學無術之似道為之多見其不勝任也故下書蒙古寇京湖江淮之境此其驗耳可見君子小人平日卒未能別迨至臨大事決大謀則君子小人於斯而判矣吁可嘆哉

冬十二月詔史嵩之致仕

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談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其無父無君乞寢宮祠削官遠竄詔皆落職予祠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言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永國公致仕詔不復用

蒙古寇京湖江淮之境

蒙古萬戶史權等耀兵淮南攻虎頭關塞拔之進至黃州

丁未七年夏四月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吳潛

同簽書院事○游侶罷○以鄭清之為太傅右

丞相兼樞密使

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歸詰旦始還入對力辭不允

以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韓知

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

葵兼知建康府  
韓兼知潭州

秋七月吳潛罷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杲同簽

書樞密院事八月宋罷○蒙古侵高麗

高麗歲貢不入蒙古伐之自後終憲宗八年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

戊申八年春三月蒙古主貴由卒后幹元立海迷

失稱制

貴由年四十三卒於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

於海東取鷹鷂駟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幹元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烈門聽

政諸王大 臣皆不服

發明

前書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此書后海迷失稱制則蒙古晨牝之禍其來尚矣然而不至於亡國者豈非幸歟綱目特舉而書之于册者所以為後世戒耳於蒙古乎何誅

秋七月以王伯大參知政事應繇同知樞密院

事謝方叔簽書院事史宅之同簽書院事伯大

尋罷○冬十月別之傑罷

已酉九年春閏二月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趙

葵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應繇謝方叔參知政

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清之辭免太師許之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陳韓罷○秋九月嚴

### 中外上書之禁

諫臣言譁徒吻士結黨扣閣簧鼓是非為攫利之計詔中外士庶上書其言有益於國者

理宗拒諫  
失德

必加精採倘涉私邪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是時臺綱不振嬖寵于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帖臺諫不敢與爭

是時臺綱不振嬖寵于政正宜激濁揚清一新政令之時也而理宗嚴中外上書之禁則人皆以為言而獲罪言之何益率天下之人而禍其正言者必是之舉矣舜之所謂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未聞分邪正之等而禁之者也人君在乎察之何如耳今既禁之則言事之臣必曰我之言未審是歟非歟雖有忠言亦將括囊而無咎矣孰肯為之盡言哉故直書以著其失

**發明** 是時臺綱不振嬖寵于政正宜激濁揚清一新政令之時也而理宗嚴中外上書之禁則人皆以為言而獲罪言之何益率天下之人而禍其正言者必是之舉矣舜之所謂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未聞分邪正之等而禁之者也人君在乎察之何如耳今既禁之則言事之臣必曰我之言未審是歟非歟雖有忠言亦將括囊而無咎矣孰肯為之盡言哉故直書以著其失

矣孰肯為之盡言哉故直書以著其失



冬十一月應徽罷○十二月以吳潛同知樞密

院事徐清叟簽書院事○史宅之卒

庚戌十年春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李

曾伯為京湖制置使

似道兼知揚州  
曾伯知江陵府

**廣義**

孟珙之於似道其賢不肖相去遠矣  
理宗於孟珙之卒而即似道代之  
則宋事之不克濟蓋可知矣嗚呼趙  
宋東南之日誰其失之可哀也已

### 趙葵罷

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  
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  
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  
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  
復固辭乃以觀文  
殿大學士判潭州

### 冬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

玠帥蜀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上  
嘉之數年之間建城壁築關隘增屯堡邊境  
稍息寢以驕恣而鄭清之再相因從與其進  
兵於是一意出師雖有小捷至興元遇蒙古

將汪德臣鄭鼎無功而還

**發明**

莊八年秋書師還君子以為譏久役也余玠輕舉大眾妄動久役至興元而頓兵不進遇蒙古而無功乃還則玩兵耀武欲為不果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書出兵至興元而還以著勞民毒眾之罪為後戒也志存恢復則必勇往何以甫出而遽還乎綱目王道之權衡此類是矣

辛亥十一年

**蒙古**憲宗元年

春三月以謝方叔知樞密

院事徐清叟同知院事吳潛參知政事○夏六

### 月蒙古主蒙哥立

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烈門故在而議欲他屬將寘之何地邪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拖雷為帝廟號睿宗失烈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竝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于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兀良合台速不臺之子也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漠南開府

金蓮川

詔凡軍民在漠南者聽忽必烈總之遂開府于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壁召之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于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

蒙古遣察罕等將兵分道寇淮蜀○冬十一月

鄭清之卒

清之以老病固求解政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奉朝請越六日而卒清之不好立異自與史彌遠議廢立得至宰輔然端平之初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其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

**發明**

清之何以不書官蓋宰相代天出治當以平心處之今清之欲希進用則附史彌遠以進之擅行廢立傾覆紀綱理宗苟能明行天討則清之必蒙顯戮况其

相業無聞，政歸妻子，幾致傾危社稷之類。此皆小人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若生榮死安，無復譏刺，何以懲戒乎小人哉。

以謝方叔為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並兼樞密

使

時二揆虛席，嵩之貨遊士上書薦已，喧傳麻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嵩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蒙

古忽必烈置經略司于汴，分兵屯田。

自開端取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繼而襄樊壽泗復降，而壽泗之民盡為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唯利剽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忽必烈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壁為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初，河南總管劉福貪酷，虐害遺民，將二十年。惟中召福聽束約，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惟中握大挺擊殺之，百姓莫不稱快。

**廣義**

姚樞諫行言聽，足以慰其行道之心矣。其如出處節義何。

蒙古號西域僧那摩為國師

那摩西域竺乾國人與兄幹脫赤俱學浮屠定宗嘗命幹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復尊禮那摩令總天下釋教幹脫赤亦貴用事

**發明** 所貴乎立國者以其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倫而已那摩西域之

醜虜棄家遊食則無父母之養削髮披緇則無君臣之理覆宗絕嗣則無夫婦之倫踟躕躑侶則無長幼之節絕塵逃世則無朋友之交所貴乎立國之事一毫無有號為國師抑未知何者之可師何者之可法哉蒙古夷狄固無責然既舍氈毳而襲冠

帶據中土而稱帝王則又不可得而盡畧之也故特書以著犬羊之雜揉爾

壬十二年春二月朔日食○蒙古城沔州

**發明** 築城何必書一以著要害之地為虜所據一以著邊將之令為虜所罔也

與唐書吐蕃作三河橋同意

○蒙古主蒙哥徙諸王于邊殺定宗后幹兀立

海迷失竄失烈門于沒脫赤

蒙哥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乃徙太宗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

天象

于各邊以太宗后妃家貲分賜諸王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禳竝賜歿禁錮失烈門于沒脫赤之地

**發明**

失烈門太宗之孫太宗臨殂命立為嗣則失烈門禮所當立也諸王皆以為言因兀良合台等不聽推立蒙哥則是諸王之言為是而合台之言為非蒙哥憤諸王之異已疾故后之厭禳一徙之一殺之一竄之果可以欺天下乎故綱目皆以無罪例書所以著蒙哥之罪也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夏六月閩浙大水

嚴衢婺信台處建劍邵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翼奉以為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

**發明**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交并之所致也中國為陽夷狄為陰朝廷為陽后宮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是時蒙古竊發於外戚宦充滿於內小人乘間於中而陰沴之來必矣嗚呼人事無形而難知天變有象而易見人事始垂於下天變即形於上然則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人君其可以為常而忽之哉欲弭天變先弭人變正此之謂也夫豈無其故而綱目書之欲使後之人主遇災而懼母敢怠荒焉耳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蒙古分漢地封宗屬

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忽必烈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遂分遣使戍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供軍立從宐府於京兆屯田鳳翔募民受鹽入粟轉漕嘉陵

秋八月蒙古使忽必烈將兵擊大理○冬十月蒙古兵入嘉定府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帥守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議者謂余玠出師之誤有以召之

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十

一月吳潛罷○詔求直言

時臨安火三日乃熄詔求直言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就早朝面奏

**發明**

蹇之大象有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當蹇難之時而能反身脩

德此又聖人之所貴也。是年夏有陰沴之形。至冬而有火災之變。帝能恐懼。詔求直言。亦庶幾有敬天聽言之心矣。使其自此而擴充之。則可以回天命於將墜。延國祚於未頽。而古人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惜其徒有求言之心。而無聽言之實也。此其所以無救於滅亡之道歟。

癸丑 寶祐元年春正月。詔以與芮子禕為皇子。封

### 永嘉郡王

帝在位歲久無子。羣臣屢以為言。至是乃下詔。以母弟嗣榮王與芮子孜為皇子。賜名禕。

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忠王。

蒙古兵渡漢江。寇萬州。京湖都統高達拒却之。

### ○二月朔日食 ○蒙古城利州

蒙古汪德臣既城沔利。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

**發明** 前書蒙古城沔州。此書蒙古城利州。則且耕且守。而蜀土浸不可復矣。宋

室不競。而使夷狄竊據要地。豈不深可惜哉。一書再書。哀中國也。

夏五月。召余玠還。六月。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以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姓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

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屬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荅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邪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為宣諭使

蒙古伐西域 ○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

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時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



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發明**

暴卒者不得其死之詞余玠治蜀措置有方邊民悅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也茲因讒忌即命召還於人心寧無不平之氣乎未幾仰藥而死蜀人悲之苟非素得民心者安能若是哉故書暴卒所以惜玠而罪宋也其旨淵乎微矣

**廣義**

余玠者蜀之長城也玠卒之後蜀豈復為宋有哉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

人伐之此之謂也

八月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冬十二月蒙古

忽必烈滅大理遂入吐蕃降之

忽必烈以兀良合台總諸軍事分三道以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自金沙江乘革囊及棧以濟摩莎蠻土迎降進薄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王段智興分兵取附都鄯善烏爨等部進入吐蕃其酋唆火脫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忽必烈遂班師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

甲寅 二年春正月蒙古忽必烈以姚樞為京兆勸

農使。

樞從忽必烈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及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忽必烈既還京兆以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

二月余晦遣兵城紫金山蒙古襲取之

能城紫金而不知戰備徒示蒙古以險而自敗耳

紫金山蜀之要地余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之蒙古汪德臣選精卒銜枚夜進大破之閏僅以身免城遂為蒙古所據

發明

春秋齊侯襲莒言掩襲而取之也余晦遣兵數萬往城紫金不能周慮萬全而乃為虜所取噫紫金蜀之要地而棄以資敵則西蜀安能保障乎然則余晦之罪不能辭矣

蒙古寇合州守將王堅敗之○夏四月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六月詔籍余

### 玠家財

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十萬徵之累年始足

**廣義**

玠立功西蜀不為少矣使玠誠有私藏亦當付之八議况無乎籍之非義也分注徵之累年則其子冒認明矣理宗於國勢日促之際而待功臣如此則凡欲立功者孰不為之解體哉此舉失矣

### 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發明**

加不當加也淳祐十年書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使此獨書加者蓋同知樞密執政之漸似道不學無術以任兩淮制置已為過望安可使之知樞密院乎且夫職者天職也祿者天祿也天子代天理物人臣弼亮天工皆使之共天位食天祿所以至公無私必賢而有德能而有才斯為宜耳安可以已之私昵而加天之爵祿哉厥後養成亂階卒為亡國之木是蓋不能謹之於微以致其盛而難制焉耳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於戚畹尤宜加察而不可使之專執朝政於清明之時然後天下庶可得而治也此皆已往之失而將來之所宜戒自是而後例皆倣此

○召余晦還閏月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置

司夔州

初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者天斃余玠乃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帝乃召晦還董槐上疏請行且請頓重兵置司夔州以固荆蜀輔車之勢帝以槐言事無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李曾伯代晦

釋蒙古使者遣歸

時月里麻思已死

秋九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

惟忠以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獄勸官陳大方殿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訖于天未幾大方亦死

冤憤所積  
有此異事

**發明**

凡書殺殺無罪也值西蜀多故之秋正朝廷用人之際錄功隱過此其時

也况無故而恣行誅殛乎余晦因惟忠所  
輕心生慙憤羅織其罪誣奏於朝理宗不  
能察其非羣臣不能究其枉殿成其事殺  
諸市朝豈不深可哀哉直書殺而不去其  
官所以著宋  
之失政刑矣

**廣義**

余晦之非人望素矣今又不能自反  
而誣陷無辜其逆理不亦甚乎分注  
備載惟忠之冤于以見陽施  
陰報理所宜也夫何怪哉

冬十一月蒙古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  
使

希憲畏兀人少入侍忽必烈篤好經書一日  
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忽必烈問其說希  
憲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忽必烈善之  
目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較射連發三  
中眾驚服曰真文武材也忽必烈自大理還  
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控  
制隴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戎羗尤號  
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彊扶弱境內大安

### 蒙古張柔城亳州

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之  
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入軍城而戍之柔  
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  
博粟皆不至又以百丈口為宋往來之道俱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築甬路一自毫而汴一自毫而南置  
堡立柵密爲偵邏繇是糧無不達

天象

乙卯 三年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

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  
下賤奇技獻笑媠汗清禁上累聖德今雷霆  
示威願聖明覺悟天  
意可回帝納其言

**發明**

迅雷疾電正月而迅雷大變也震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  
躬于其鄰無咎宣王周盛世之君也遇灾  
而懼側身修行景公宋小國之君也反身  
修德熒惑亦爲之退舍此皆恐懼而能修  
省者也帝因迅雷而罷元夕張燈然亦未

務非究其本也必若訪求直言以輔政之  
闕失去其邪罔以肅朝之綱紀然後憂勤  
惕厲省身克已則天變於我乎弭矣罷其  
張燈又豈可爲弭變之道哉此綱目予而  
未盡予  
之意耳

二月治金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

蒙古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中王埜言  
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而兵連禍結皆原於  
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乞罷全  
子才劉子澄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之  
**廣義** 入洛之師起於趙范趙葵之輕佻成  
於鄭清之力主其說而子才等不過

為從者耳。今也舍渠魁而治脇從，其何以服人心哉？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理宗其昧于此乎。

### 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

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難，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書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

衡以綱常為任而應蒙古之徵，豈有見于天時人事之不可為耶？

疆土分析不守之象，見矣。

### 三月以王埜簽書樞密院事○兩土

詔不許傳播邊事。

### 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

天象



**發明**

兩土者雨而土也。土者少陽，幼君大  
臣之象。地震大水者，陰極夷狄竊發  
之類也。雨土者，小人將擅國政之徵，而地  
震大水者，又蒙古侵軼之應。未幾有似道  
蒙古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徵，焉可誣也。  
而宋之君臣，方且昏冥於豫，弗克自強，而  
天變屢形，不幾乎入于荒唐之事矣。豈人  
君敬天，勤民之德哉。比事而書，其義自見。

○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  
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  
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  
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  
厲文翁，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  
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  
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  
愈張，不若未知之為愈也。不報。

**發明**

以四海九州而奉一人，則凡膳羞服  
職，歷代以來，未常闕事。至理宗始以宦者  
幹辦佑聖，遂至豪奪白取，讐歛於民。雖諫  
官御史交章論列，抗疏奏陳，皆不之納。是  
豈為民父母之意哉。書以宦者董宋臣幹  
辦佑聖觀，是公行幹辦白晝使之行劫於  
通衢耳。斯民何其重不幸耶。如唐書以宦  
者為宮市使義同。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六月以丁大全為右司諫

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壻寅緣閭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罷監察御史洪天錫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

時兩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宦闈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

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脩內司止于供繕脩比年動曰御前奸職之老吏逃遁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嶠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宋臣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方叔出提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舉洞  
霄宮

**發明**

人君既知臣賢否得失而不能內存諸心他日爲姦人所譖奮然誅斥此中才庸主之通患也向使理宗當洪天錫上言之時少能反覆致思嘉而赦之則真僞是否或可少得其實而理宗曾不及此遂墮小人計中他時誰復敢爲天子直諫者哉綱目於天錫之罷初無貶詞則亦以其無罪可書耳方叔清叟既居宰輔不能救援雖讒譖而免然不書其官者又以其昧於主闇時艱之義故也然則是舉君臣俱有其失豈不深可惜歟

西南夷盡降蒙古

蒙古盡有西南其國勢強盛極矣

兀良合台自吐蕃進攻白蠻烏蠻及鬼蠻諸部所向風靡羅羅斯及阿伯兩國大懼舉國以降及乘勝攻下阿魯諸酋西南夷悉平得五城八府四郡蠻部三十七

八月王埜罷○以董槐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程

元鳳簽書樞密院事蔡抗同簽書院事

抗處士元定之孫也

丙辰四年春三月以蒲擇之爲四川制置使置司

重慶○夏四月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

樞密院事○加賈似道參知政事

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毅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其見憚如此

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諡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以後來見節先書于此應麟有知人之明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

宮竄太學生陳空中等于遠州

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嘗言于帝有害政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簡士將率不簡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詔事內嬖獨侍御史竊弄威權

此大全即  
逐董槐未  
必非帝之  
疎漏也吾  
獨以責其  
君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衰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衰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闕，棄槐，詔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

事道路以自，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

**發明**

逐者，強逼之詞，所以著其無君也。自古小人之陷君子，不過讒譖也。誣罔也，中傷也，羅織也，然後假公營私，或黜貶於遠方，或廢棄於散地，或罷其位祿，或錮其子孫，然未聞調隅兵圍第，驅迫之出者。此蓋小人妬悍專恣之心勝耳。嗚呼！天子在上，百僚在下，而臺諫擅逐丞相，天子不能禁，百僚不能言，獨陳宜中等雖無官守。

言責之寄，乃存好善惡惡之心。上書救槐，皆遭貶竄，抑何罪邪？是時公論不行，邪說暴橫，理宗亦可謂寄生之君矣。安得久而不亡其國哉？故夫書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所以罪其專，輒書詔罷槐，提舉洞霄宮，所以譏其不明。書竄太學生陳宐中等，所以予其倡義綱目之旨，其嚴矣乎。

**廣義**

丞相者，卽有虞之百揆，有周之冢宰也。上佐天子，下理庶物，天子之下，萬民之上，居廟堂與天子相可否者也。豈權臣得以相侮者哉？况大全素無汗馬之勞，又無人望清譽，特以理宗晚節不君，私昵過寵之極，故得以濁亂朝綱，而肆其兇惡。

耳。若推其極，至於齊之田、魯之桓，蓋有不難者矣。彼陳宐中等，不忍朝政廢壞，故中心有激，極詆大全之姦，扶綱常也。且諸臣百工，既畏大全之勢，而不言，太學生又不親言，則是視其君如路人矣。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今六人爲公論所惜，而有君子之號，則彼不言者皆小人也。而理宗朝廷不得爲朝廷矣。嗚呼！東漢之末，而有八俊、八厨、八顧、八及之名，故卒至于淪亡而不可救。今宐中等不幸有此徽號，殆恐元雖不南，而董卓、曹瞞復起，趙氏之蕭牆矣。噫！復君父之讐者，理宗也。胎亡國之禍者，亦理宗也。理宗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君子惡乎取。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秋七月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  
知政事張璠簽書樞密院事○九月監察御史  
朱熠乞汰冗吏不報

熠言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  
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  
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  
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  
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  
力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行

**發明**

傳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  
寡則財恒足矣苟生之者寡食之者

衆則財又豈能足乎蓋冗吏多則蠶食衆  
蠶食衆則賦歛繁賦歛繁則民生瘁慶曆  
時以三百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俸  
祿今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  
員之冗官誠宜汰之以省費也朱熠言之  
理宗不悟又豈善於治國者哉直書不報  
深貶  
之也

### 蒙古城開平府

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以家貧爲府令  
史一日因案牘事不愜意嘆曰吾家奕世衣  
冠今乃汨沒爲刀筆吏乎卽弃去隱居武安  
山尋爲僧於天寧寺往來雲中值忽必烈遣

人召僧海雲、海雲邀秉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凡征伐謀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脩宮室，爲都會之所，忽必烈以秉忠薦，因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爲吉，詔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冬十一月，以張璠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

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蔡抗罷○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

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塲錢。槃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邵澤劾罷之。

**發明** 治國者當正肅朝綱，朝綱不正，難以化遠，而小人得以竊其權衡，生民有以罹其塗炭。四海不至於擾亂者，幾希矣。是時理宗惑於羣小，利心益熾，乃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塲之錢，則是甚失國體，而朝綱爲之不正矣。吳槃上疏極諫，言甚切。



直理宗苟能明此則當嘉吳槃革弊政可也惡而罷之謂之何哉故直書罷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耳

丁巳五年春正月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召吳淵

參知政事淵未至卒

淵有才畧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至是自荆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

蒙古罷忽必烈開府命阿蘭荅兒行省事于京

兆

或讒忽必烈得中土心蒙古主遣阿蘭荅兒行省事于京兆劉太平佐之鈞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推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鍛鍊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忽必烈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鈞考局而忽必烈所署置諸司皆廢

蒙古寇襄陽入其郭

蒙古董文蔚既城光化棗陽儲餼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蔚夜領兵于湖水狹隘處伐木拔根立于水實以薪草爲橋頃之卽成至曉兵悉渡圍巴合城中大驚文蔚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守將高達力戰于白河乃還

夏五月城荆山爲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六

月馬天驥罷○蒙古將兀良合台入交趾屠其城

兀良合台兵入交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至洮江交人戰敗其王陳日嬰走海島蒙古

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此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

**發明**

直書曰屠所以著其暴也蒙古殘忍之心至是益甚矣取其城邑則已必屠而滅之然後可以快其憤哉此其所以終於夷狄而不知中國禮義之族焉吁綱目之書法嚴矣

秋八月以張璠叅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蒙古主蒙哥分道入寇以其少弟阿里不

哥守和林

諸王亦孫哥駙馬也速兒等請伐宋蒙古主亦怒宋囚使臣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蘭荅兒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忽必烈攻鄂趨杭州塔察兒攻荆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于壇進攻海州漣水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字里义由潼關趨沔州阿里不哥忽必烈之弟也

**廣義**

管仲責楚春秋貴之者以其尊周室攘夷狄也今也夷狄反怒中國不亦

首足倒懸之甚乎然則大書曰入寇者尊中國也

回鶻貢于蒙古

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為却之賽典赤以為言蒙古主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冬十月張磻卒以林存簽書樞密院事

戊午六年春正月以下大全參知政事○二月以

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光祖爲松江制置，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爲參議官。

### 蒲擇之率兵復成都及蒙古戰敗績乃還

蒙古紐璘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荅胡於成都，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紐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劔門及靈泉山，自將兵取成都。會阿荅胡歿，紐璘率諸將大破大淵等于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亦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

蕃悉降  
蒙古

**發明**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內不言敗，謂與讐戰，雖敗亦榮也。是時夷狄猾夏，內外洶洶，擇之分遣諸將，禦于蜀口。旣復成都，戰而敗績，則其志亦可嘉尚也已。苟使其功得成，則華夏之氣庶幾少伸。春秋所謂義戰者，此類是也。故書予之。

### 蒙古入西域平乞石迷諸國

初蒙古遣宗王旭烈伐西域，至是旭烈以抄馬那顏郭侃總統諸軍，前後平西域乞石迷十餘國，轉鬪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旭烈遂留鎮西域。

蒙古又有西域諸國拓地萬餘里

夏四月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

使

時大全謀奪相位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

以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熠簽書院事○秋九

月蒙古主蒙哥入劔門冬十一月陷鵝頂堡諸

城

紐璘聞蒙古主次漢中遂留密里霍者劉黑馬等守成都自帥眾渡馬湖獲守將張實遣

招苦竹隘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濟進次劔門至苦竹隘使其將史樞急攻取之楊立迎戰于巷敗死蒙古獲張實殺之因殲其餘眾十一月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鵝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主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守將劉淵蒲元珪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擇善不屈死蒙古諸王莫哥塔察兒並畧地還引兵來會

**發明**

嗚呼夷狄之禍至是甚矣宋室之衰至是極矣自蒙古寇蜀入劔門陷諸

節 施擇善死

堡如入無人之境，守將迎降者，十有八九。戰死者，十無二三。而使全蜀之地，相繼陷沒。兩川之民，委於鋒刃，豈不深可哀哉！然則當時之事勢，亦畧可觀也。據事直書，深惜之耳。

林存寵○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蒙古將李璫陷海州連水軍賈似道上書請罪詔不問

璫取連海拔四城殺官軍幾盡維揚大震似道抗章引咎詔特與放罪

**發明**

四海分裂，兵交怨結，若復廢法，何用討賊？此諸葛孔明誅馬謖之詞也。是時逾胡入寇，中原未復，正宜明君臣之義，辨逆順之理。今賈似道為兩淮宣撫，蒙古陷連海，罪固當罰。况草昧之時，尤宜正法。理宗乃以衽席之愛，從而赦之。是使不忠之徒橫行於天下，而君臣上下之分亦不必立矣。故綱目於此書請罪，書詔不問，以深貶之。蓋謂之詔不問，則其咎固在理宗，而非出於他人也。嗚乎！不忠罪猶且釋之，况下於不忠事者乎？其與唐書將軍王去榮有罪，赦免，歿同義。

十二月詔馬光祖等進軍歸峽州以援蜀

詔光祖移司峽州六郡鎮撫向土壁移司紹慶士壁遂進師歸州與光祖迎戰房州蒙古少却

### 蒙古主蒙哥入閬州守將楊大淵以城降

蒙古主取隆雅州至閬之大獲山遣王仲入招大淵大淵殺之蒙古主督諸軍力攻大淵懼遂以城降推官趙廣歿之已而大淵逃歸蒙古主怒欲屠其城將官李忽蘭吉曰大淵去事未可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閉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撫汝軍民即下馬執大淵手曰上方宣諭賞賜不待而來何也大淵曰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歸耳因與偕來

趙廣死節 蒙古又有

蒙古主大悅以大淵為都元帥

**發明**

既曰守將則是固守城邑乃其職也以城降之果何義乎背其君父以臣夷狄擎拳曲跪於醜虜之前卑詞下氣於禽獸之側非至無耻者弗克屑為大淵既任專城不能守君之地而乃以城降之則其罪可勝誅哉直書于冊深罪之也綱目書此其亦不得已焉耳

		<p>其果而獲利者，則其害亦隨之。故曰：利之所在，害亦隨之。此言利害相隨之理也。</p>	<p>夫利之所在，害亦隨之。此言利害相隨之理也。</p>	<p>夫利之所在，害亦隨之。此言利害相隨之理也。</p>	<p>夫利之所在，害亦隨之。此言利害相隨之理也。</p>	<p>夫利之所在，害亦隨之。此言利害相隨之理也。</p>	<p>夫利之所在，害亦隨之。此言利害相隨之理也。</p>
--	--	--	------------------------------	------------------------------	------------------------------	------------------------------	------------------------------

夫利之所在，害亦隨之。此言利害相隨之理也。





